

髻樣衣樣是田舍樣也言畢呼侍女引公入與大廳
手自給其髻更其衣及有衣袴秀吉別出金龍之大小
刀使帶之即執其手同出謂直政曰我使家康見之必可被
樣為都樣汝見之乎不亦善乎使家康見之必可被
驚喜早須從之而歸國我亦逐日可東征北伐云々直
政謝之公不日乃歸

大權現聞之徐語左右曰我所領參河國以東之諸城皆
須葺塗掃除左右異之及于秀吉之東行悉借其城而
寄焉果如

大權現之言

同十八年正月十四日南明院殿薨于聚樂年四十八
三月五畿南海山陰山陽北陸及近江叢濃伊賀兵二

十二万許且

大權現率三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兵二万五千信雄率
伊勢尾張兵一万五千相共到相州

秀吉出京軍粧尤羨京師及奈良泉塚大坂士人咸來
聚觀秀吉到駿河府呼里人問草薙宮在何處里人白
曰去此五十町計秀吉遂到三島先陣之兵皆來迎拜
謁

氏政氏直聞秀吉出兵乃分兵使守諸城其身在小田
原山中城者松田右兵衛大夫守之氏政氏直使北条
左衛門大夫氏勝間宮豐前守好高朝倉能登守援呼
之氏政召此三人告之且各授刀斂言曰卿曹其當
思好高曰君勿勞心戰若急迫則我必戰死耳合座大

歎之朝倉能登守退告人曰北条家之敗滅其必不遠矣山中城者構築太踈不可拒大兵而今氏政使舊臣三四人守之則弄舊臣也嗚呼悼哉北条家之陵替也氏勝若死則吾亦死耳 氏政使北条義濃守氏規守蕪山城

秀吉使惟雄向蕪山城蜂須賀阿波守家政福島左衛門木末正則細川越中守忠與蒲生飛騨守氏鄉中川藤兵衛尉秀政森右近大夫忠政戶田氏等四國兵屬焉

大權現越長窪到本山中近江中納言秀次堀秀政向山中城均進攻之秀吉召中村或部少輔一氏曰山中之附城去此十町餘我陣猶遠其可使傍于附城一氏與

諸軍同進急攻山中城秀吉寵臣一柳伊豆守戰死中村一氏能戰城遂陷北条左衛門大夫氏勝朝倉能登守逃走松田右兵衛大夫末間宮豐前守好高自殺秀吉大賞一氏之軍功氏勝又守相州甘繩城

氏政氏直使松田尾張守上田上野及原式部大輔等守宮城躰口其兵一万二千使千葉新次守湯本口其兵八千北条隆興守氏耀成田下総守壬生上総及曾川山城守廣照守所浦口其兵一万時聞山中城既拔而小田原城中大恟閔在八州亦然

四月秀吉進陣于湯本真覺築石壁于松山秀吉使舞兵攻官城躰口湯本口所浦口皆屠破之守兵狼狽逃入小田原城今內騷擾氏政氏直大驚秀吉軍兵大

進到小田原城邊秀吉登高處而小澗召

大權現曰足下亦可小澗因耳語曰敵在吾目中小田原之亡滅在于只今吾必以關東八州授足下者也既而諸軍攻小田原城中能拒之

五月伊達政宗發奧州過越後經甲斐到箱根謁秀吉時政宗年二十四秀吉聞之使人告之曰我率諸軍圍北条罪是天下之所明知也故上枚景勝馳聘使佐外義重輸懇歎獨政宗不然人則其所侵取之會津仙道須早還致但米澤等三千餘方石如故若不然須早歸比汝到會津我必擊滅北条畢進馬于會津而巳政宗答曰我身為匹夫來詣於此死生是命是聽况郡邑乎速可還會津仙道即賜暇而去衆皆以為何故放還政宗乎彼必為寇既平北条又攻會津耳秀吉之所為殆不可乎

嘗有流言者
大權現信雄皆通志于小田原城中諸陣不靜人或白于

秀吉
大權現信雄兩營顏色和悅留談各半日而歸自是諸陣始靜

秀吉察諸軍之羸困而憐之或賜芳茗或使聞謠曲以慰其意

上枚景勝前田利家利長毛利河內守秀賴直田源五其兵三万五千攻上野松枝城城主大道寺駿河守及子新四郎素欲挑戰而見其多兵故不敢出守城固拒

之景勝利家等急攻之大道寺父子降

上由上野攻者松山城主也上野水使家臣難波田因

幡守木串于丹波守金子紀伊守山由伊賀守松山

城而其身在小田原城景勝利家攻之難波田木串

金子山由知其不可勝而降義輪厩橋河越三城皆然

又攻北条安房守氏郡居城鉢形而下芝

景勝利家來于小田原而執謁秀吉不天賞之景勝利

家且恨且疑而退秀吉謂近臣曰是度彼二人之功不

為不多然其技數城也皆肯其降焉其或一城之守兵

屠滅之悉殺之則一宥一威之法吾深賞之而已景勝

利家聞之率兵攻八王寺城者北条陸奧守氏輝居

城也氏輝使橫地監物守本城中山勘解由狩野庵

守中丸近藤出羽守山下之陣而其身在小田原城

大道寺駿河守難波田因幡守木昌子丹波守金子紀

伊守山田伊賀守小幡上總守信真等受景勝利家命

攻山下之陣近藤出羽守防戰而死中山勘解由狩野

庵聚三百兵言曰我浴于氏輝之恩波舊矣今大兵

來侵我必死耳汝輩欲逃則可逃我豈恨乎衆僉曰唯

是與卿等共死生而已安為逃亡乎中山狩野大悅既

而景勝利家之軍兵蟻附于中丸中山狩野不敢驚懼

發矢飛炮城下取死亡者既及數百人橫地監物見之

甚恐弃本城而逃去中山狩野率三百兵與敵兵遇屢

戰屢擊而後又歸本城殘兵僅十餘人皆自殺

六月秀吉召山中山城守曰汝與忍城主成田下總守

戰屢擊而後又歸本城殘兵僅十餘人皆自殺

相知尚矣試遣一翰可使彼降我山中即馳牘于成田
成田諾之山中持成田之回章以示秀吉不悅乃召
大權現曰足下遣成田之書于氏直曰関在八州之諸城
皆無不通志于秀吉小田原其遠不完矣氏直速降秀
吉之軍門全其身而可也

大權現從之自是小田原城中群疑泉涌浮說雲真
氏政遣人於成田曰速可來此有評議之事成田於病
不至使者三至而遂不來於是氏政又遣使曰吾子二
心之事吾竊聞之未知信否欲知其實故屢遣使然吾
子未至如何醫師安栖赴焉成田應之曰敵以多兵圍
忍城吾不忍悉殺城中之士女故依山中山城守而乞
降于秀吉耳斯言非偽也氏政聞而怒使山上郷右衛
用率兵七八千警守成田之陣

武別岩村城者北条十郎兵衛所守也氏房使伊達與
朱衛守本丸妹尾下總守片岡源太左衛門守二丸而
氏房在小田原城深勒彈正長政木村常陸以本多中
務大輔忠勝受秀吉之命率兵一萬攻岩村城妹尾片
岡力戰拒之時忠勝長子平八郎忠政後号兼濃守年十六
把戈進戰斬妹尾得其首片岡亦戰死軍進攻本丸伊
達懼而降

小田原城中聞八王寺岩村兩城之陷而大懷驚怖十
郎兵房謂氏直曰此城之敗亡屈指可知焉不如速依
大權現附與此城于秀吉以全城兵之命氏直罔然無措
松田尾張守者北条累代之家臣也屬兵數千八州之

人尤敬之。松田謂北条家滅敗之期其在。驟自之間。耳何者。諸城。今所殘者。獨小田原也。豈得有利乎。及整遣使之降。秀吉許之。松田大悅。召其子。在馬助曰。頃年。氏政。休直。遇我以。踈濶。殆失君臣之禮。吾銜銜之而未發。今企逆意。以欲報怨。在馬助流淚曰。悲哉。君之有此心也。君是北条累世之元老也。若有不義。則天下之所指笑也。唯異君改之。尾張守大愧曰。吾固負心於汝。請速自殺。因捉其刀。在馬助止之。言曰。君其安心。吾亦隨君之言而已。尾張守悅。逾日。尾張守召長男。在馬助。新木。即次男。在馬助。三男。彈正。郎。及內藤。左近。大夫。大田。肥後守。而享之。且密言曰。吾察此城傾滅之尤近。故通志于秀吉。明夜。欲入。長岡。越中守。忠貞。池田。主。在衛門。輝政。兵。于我。當。鄉。曹。勿忘。在馬助。潛到。氏政。前。語曰。賜尾張守命於某。則有一大事可告之。氏政堅定其約。於是。在馬助。垂淚。以告。尾張守。謀逆之事。氏政召。尾張守。尾張守至。氏政。使。陸奥守。氏。輝。及。田。江。雪。讓之。曰。反。聞。吾子。含。逆。意。入。長岡。池田。兵。于。城。中。欲。使。氏。政。氏。直。自。盡。吾子。孰。為。及。此。哉。敵。人。密。告。於。余。是。信。乎。否。尾。張。守。對。曰。往。年。武。田。信。玄。搆。兵。之。時。敵。人。流。言。松。田。叛。于。地。系。我。不。敢。然。今。亦。我。豈。其。然。乎。是。敵。人。之。誑。君。耳。氏。輝。江。雪。重。曰。在。馬。助。告。之。非。敵。人。之。誑。詐。也。於是。尾。張。守。辭。屈。

七月廿条兼濃守氏規附與韭山城干

大權現家臣内藤主在衛門尉信成依氏政氏直書牘之

來也秀吉使新庄新三郎在川兵戲赴龜山而監事
大權現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柳原康政赴相州甘繩城
諭北条在衛門木末氏勝而降于秀吉其言及三度氏
勝遂降

秀吉遣小寺如水羽柴下總守勝雅告城中曰氏政氏
直來降可與伊豆相橫兩國北条安房守氏郡達之氏
政曰吾久領八州而今總領二州不知戰死敢不許和
氏郡以為和若成則我當領上野國故頗勸氏政以和
平之事

小田原城中大因氏直密之使松田尾張守自剄而後
氏直乘馬率中上卿右衛門到

大權現營而告之故

大權現秘之乃言曰足下其赴羽柴下總守勝雅陣達之
于秀吉而可也因是氏直到勝雅陣謝曰我今降于秀
吉之麾下若憐氏政以下之城兵而助之則明日必可
去城勝雅自之秀吉諾之氏直悅而掃城即悉出城兵
而附與之秀吉使脇坂中務少輔安治片桐東市正直
盛監檢城中之諸事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柳原康政取
其城

氏政氏輝等居于醫師安柄之宅秀吉曰是度我東行
者為擊滅北条氏也而今悉宥之則前言似偽也吾殺
氏政氏輝而欲赦氏直如何

大權現然之依是秀吉使石川備前守時田權佐中村式
部木輔十氏佐淡路守堀田若狹守到安柄宅柳原

康政受_テ

大權現之命亦同往焉石川藤田中村等欲送秀吉之首而口不忍言氏輝察之乞湯沐之暇其後氏政氏輝各詠倭歌而自殺氏政時年五十二人皆愍焉

大權現持兩人之首以示秀吉云々曰此是不畏帝命者也乃命石田治部少輔三成齋之到洛梟於一条及橋秀吉使氏直赴高野山表濃守氏規左衛門大夫氏勝松田左馬助大道寺孫九郎内藤左近大夫等三十人凡從者三百人同赴焉秀吉頗加懇意于氏直等十一月氏直卒

秀吉授関左八州干

大權現賜米地于井伊兵部少輔直政本多中務大輔忠

勝神原式部大輔康政各十方石附授小田原城干木

久保七郎右衛門尉忠世

秀吉帥師到奥州伊達政宗迎之干那須野南部大膳大夫信直亦拜謁東州悉平

秀吉欲使細川越中守忠真居干會津忠真白曰若為政事可從君命若為恩賞縱雖小國願居西國故使瀨主飛騨守氏鄉領會津仙道白川居若松城木村伊勢守初号赤一領葛西大崎政宗居干其間且賜尾張及

北伊勢五郡干中納言秀次參河國內十五方石干地田三左衛門輝政五方石于田中兵部大輔駿河干中村式部少輔一氏甲斐干丹波少將秀勝加藤遠江守遠江國內十二方石于堀尾帶刀吉晴五方石干山内

對馬守一豐三万石于渡瀬左衛門佐信濃國內小室
城米禄五万石于仙石越前守小笠原于石河出雲守
伊奈郡于毛利河内守赤賴調訪郡于用根野織部赤
布近木未忠政亦真恩禄

秀吉流内大臣信雄干出羽秋田其後歸京
奥州九部修理亮政實叛攻木村伊勢守居城之甚危
蒲生飛騨守氏卿發兵出會津携伊勢守而歸會津於
是南部大膳大夫信直遣使依前田利家而建于秀吉
秀吉驚使秀次率兵往擊政實秀次陣于二本松蒲生
氏卿遂勤陣正長政堀尾常乃吉晴并伊兵部少輔直
政為先陣南部信直亦赴焉諸軍進攻九部城之陷政
實降族黨悉被誅

秀吉召木鄉政宗等而問群盜所以起虐之故氏卿白
曰政宗為之也因是氏卿政宗相共有隙

秀吉放逐木村伊勢守移政宗于葛西大崎加賜米澤
于氏卿之甚至盛大

有言于秀吉者曰政宗謀反秀吉馳入召政宗余曰彼
必不來之則實反也政宗聞命乃上京秀吉謂雷田
左近曰政宗果來雷田曰政宗之來也與君自西國來
於安土相似秀吉在播磨時或謬之曰秀吉謀反信長
不可疑試召之秀吉急詣于
安土信長知謬者之妄言秀吉曰此日氏卿政宗相
爭訟有日而今政宗來其無反心明矣我何聽訟乎氏
卿風聞此事甚恨雷田之素與氏卿友善此事卒亦
言之耳非負政宗也其後雷田與氏卿有卻諸將慰

諭之而後和親

十一月秀吉往于三河吉良十二月歸京所狩獵之禽
鳥無大無小皆懸之于竿吏卒持荷之練步于京中二
行而進禽鳥之數不知枝計秀吉駕輿及諸士皆臂鷹
二行而步入聚樂亭主上皇子月卿雲客皆聚觀其明
日賜竿上之諸鳥于公卿雲客乃至洛中所人各有差
于宗易利休精于茶湯者也秀吉酷嗜茶湯故宗易受
其恩眷厚矣世人頗敬之宗易檢定茶器之新舊可否
而決其價數因是家得富贍宗易與大德寺僧宗陳古
相議彫已木像置之于寺內山門上頃年宗易含私
僻之意其見茶器也依與已親疎好惡之異回而或以
新為舊或以否為可以假為真高下其售屢多騙人秀

吉聞之怒曰是國賊也國賊不禁則予之大過也豈不
釀將來嘲乎即取宗易而誅之

大權現利家細川越中守忠貞德善院法印玄以等受秀
吉之命赴大德寺欲摧破之為罪宗陳置宗易木像于
山門上也乃往寺召宗陳等長老數輩而詰難之宗陳
密捕又於懷中不敢喪精曰佛法之通塞時節到來耳
與奉行等相互問駁而遂不屈宗陳意蓋謂事若不得
已則必把其短又自貫死而死耳亦何傷乎故辯氣最
壯

大權現熟視曰宜憑玄以謝罪而解秀吉之怒也玄以婦
而言之秀吉宥之因是不破却大德寺其後秀吉梟宗
易首於一条反橋下揭彼木像使蹈其首以柱夾立之